

永樂大典卷之六千八百二十七

十六陽

王姓氏

通鑑紀事本末王敦平湘漢。晉懷帝永嘉五年。已蜀派民奉在荆湘間。數為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驤聚眾。據樂鄉。反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攸共擊破之。荆州刺史王澄使成郡內史王機討驤。驤請降。澄偽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十餘人於江流。民益怨。蜀人杜崎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已蜀派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派民。派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攸州里重望共推為主。攸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王敦為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夏四月。杜攸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攸追擒之。於是攸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史甚衆。六年。攸新野王勸牙門將胡亮聚眾於竟陵。自號楚公。寇掠荆土。以散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王澄在荆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為己亞。使之內綜心膂。外為爪牙。澄屢為杜攸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

但與機日夜醞酒傳奕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冲擁眾迎應詹爲刺史。詹以冲無賴。棄之還南平。冲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耽守江陵。徙治孱陵。尋又奔沔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民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遠。爲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爲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今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七沔口。琅邪王廙聞之。召澄爲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顒代之。澄乃赴召。顒始至州。建平派民傳密等叛。迎杜弢。授別將王真襲沔陽。顒難阻。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共擊。敦遣七豫章爲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檻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敦兄矩皆嘗爲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溫郡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十餘人入廣州。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恃部曲不戰。迎降。訥乃避位以州授之。愍帝建興元年。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冲之兵使攻亢。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并其衆。周顒七得水城爲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援退保冷。

口侃曰汝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汝果來攻侃使來伺逆擊大破之。汝遁歸長沙。周顗出潯水後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爲荊州刺史屯沔江左丞相府召周顗復以爲軍諶祭酒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驕陶侃之命以杜曾爲前鋒大都督擊王冲斬之悉降其衆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水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汝大破之敦乃秦復侃官二年春三月杜汝將王真襲陶侃於休障侃奔潯中周訪救侃擊汝兵破之三年春二月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汝前後數十戰汝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睿不許汝遣南平太守應詹書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鄉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厄求生遂相結聚懷以舊交之情爲明枉直使得輸誠盟府願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土之卒也詹爲啓呈其書且言汝益州秀才素有清望爲鄉人所逼令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湖之民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汝降赦其反逆之罪以汝爲巴東監軍汝既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汝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遣其所杜弘張秀秋臨川內史謝據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秀斬之弘奔臨賀秋八月陶

佩與杜牧相攻牧使王貢出挑戰佩遂謂之曰杜牧爲益州小吏盜用奉錢父死不葬食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貢初構卿馬上聞佩言缺容下脚佩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爲信貢遂降於佩牧衆潰遁走道死佩與南平太守應屠進克長沙湘州悉平丞相庾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鎮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寔益驕橫初朝廷聞張光死以侍中第五衡爲安南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自武關出杜曾迎將於襄陽爲兄子娶衡女遂聚兵萬人與衡分據漢沔陶侃既破杜牧乘勝進擊曾有輕曹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曾軍多騎兵密開門突侃陳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時荀崧都督益州江北諸軍事也宛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欲求救於牧使襄陽太守石覽崧小女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爲崧書求救於南中郡將周訪訪遣千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曾獲致牋於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鳩巢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

少籍曾爲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十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王敦
使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衆伺及安
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既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
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庾爲荊州刺史荊州將吏鄭攀馬偁等詣敦上
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衆情憤惋又以庾忌疾
難事遂即其徒三千人也潰口西迎杜曾庾爲攀等所襲奔于江安杜曾
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庾庾督諸軍討曾復爲曾所敗敦意攀侃侃
曾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律斷當裁天下何
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頌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
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饒之侃
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初交州刺史顧秘卒州人以秘子奇領州事帳
下督梁頊起兵攻奇敦之頊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恐王敦討
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敦欲因機以討頊乃以降杜弘爲機功轉交
州刺史機至鬱林頊迎前刺史僧則于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
與杜弘及廣州將溫郡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州人
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

遣使僞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洸於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郡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郡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敦以杜弘為將寵任之元帝建武元年郡擊等相與拒王廙衆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襲陽太守朱軌擊之擊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衍於襄陽以自贖廙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鎮揚口壘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曹猶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更性於屬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趙揚口廙乃遣伺歸殺至壘即為曹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儒從曾來攻壘伺妻子先在壘中武欲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曹攻陷北門伺被傷逃入船閘船底以出流行五十步乃得免曾遣人說伺曰馬儒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偶偶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殺之乃就王廙於龍山病創而卒戊寅趙誘未就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曹戰於女觀湖誘等皆敗死曹乘勝徑達沔口威震江沔敕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東八

千進至沱陽曹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伯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
軍曹先攻左右甄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
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馳馬苦訪訪怒
叱令更進胤蹣蹣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
之教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曹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
赴曹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曹驍勇能戰向者
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曹走保
武當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也襄陽大興元年冬十一月
詔以王敦爲荊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爲刺史
二年夏四月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儁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并獲第五騎
送於武昌訪以狩本中朝所署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
王敦之亂晉元帝大興二年初王敦患杜曾難制謂梁州刺史周訪曰若
擒曹當相論爲荊州及曹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以皇
甫方回爲侃所殺責其不諳已收斬之士民怨起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
爲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爲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郎
郭舒說敦曰郢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訪爲梁州

足矣教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教子當擊解并遣玉環玉腕以中厚意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貴豎可以實悅邪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教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教患之而不能制三平秋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和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教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教遣從事中郎郭舒監襄陽軍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爲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鎮襄陽舒既還帝徵爲右丞教留不遣王教殺武陵內史向碩帝之始鎮江東也教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教總征討導專機政羣從子弟布列顯要時人爲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教自恃有功且宗族彊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爲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疎外中書郎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勲宜加委任帝出愉爲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教益懷不平遂構嫌隙初教辟吳興沈充爲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教教以爲鍾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教有異志陰贊成之爲之畫策教寵信之勢頌內外教上疏爲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教教後遣奏之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忠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教頌示之曰王教以頃平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

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米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教必為患劉隗為
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教表以宣城內史沈亮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帝
謂米曰王敦甚逆已著朕為患呈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
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米曰臣奉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
蜀寇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或苟未及此雖復戾身
亦無益也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鎮之任親賢並用其以無王米為湘
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新乎米行至武昌敦與之宴
謂承曰大王雅素佳士恐非將帥才也米曰公未見知耳銘刀室無一割
之用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鎮
時湘上荒殘公私困弊承躬自儉約傾心撫綏甚有能名四年秋七月甲
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并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
刺史鎮合肥丹陽尹劉隗為鎮北將軍都督清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
刺史鎮淮陰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
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盼足下今大賊未
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主之徒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奉也則帝
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荅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

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至于以驛騎將軍王導爲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帝以敦故并疎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虧既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以郭璞爲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爲亂已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顧川陳述卒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爲知非福也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已幕府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爲長史曼祐之兄孫也曼鯢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將作亂謂鯢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鯢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敦怒曰君庸才宜速大體出爲豫章太守又留不遣戊辰敦衆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帝大怒詔親帥六軍以誅大逆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不然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

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
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更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
都而討之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
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卓使人以敦告吾順陽太守魏該該曰我所
以起兵非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
遂絕之敦遣參軍桓範說譙王承請承為軍司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
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大復何求承徵長沙虞胤為長史會
惛運母喪求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
弟相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將何以嚴之惛曰大王
不以惛兄弟張芳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鄱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
固守俾徵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承乃囚桓範以惛為長
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寒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
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易雄同舉兵討敦惟移檄遠近列敦罪惡
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承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
境澹敦姊夫也承遣主簿鄧騫至襄陽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夫衆心
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

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狗國當共詳思之衆軍爭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實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卓受其福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衆兵生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使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當責而釋此廟勝決存亡於一戰邪衆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實可以文服從容顧望今將軍之於本朝非實融之比也襄陽之於大有非河西之國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絕荆湘之衆將軍欲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爲人臣國家有難生說不收於義安乎卓尚疑之衆曰今既不爲義衆又不舉大將軍傲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強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十而將軍見衆既倍之失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仗節鳴鼓以順討逆室王舍所能禦哉邇派之衆勢不自救將軍之衆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武昌既定據其軍實鎮撫二州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敦恐卓於後爲變又遣參軍丹楊樂進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恃逆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燕王爲湘州非身任劉隗也而王氏擅

權日久卒見分政使謂夫職皆恩肆送來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送臣死為愚鬼永為宗黨之耻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而潰大勲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駐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已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宜都太守譚該等露檄數敦送狀帥所統致討遣參軍司馬讚孫雙來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即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敦從母弟南蠻校尉魏又將軍李恒帥中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燕王承南投陶侃或退換零桂承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事之不濟今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邵騭為參軍騭不可卓乃遣參軍虞冲與騭偕至長沙遣燕王承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河口斷敦歸路則湘園自解米使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園惡送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殫命而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若其發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卓不能從帝微戴淵劉隗入衛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賈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

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隄始有懼色司空導帥其從弟中領軍邁左衛將軍庾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周顒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顒直入不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顒喜飲酒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顒不與言顒左右曰今平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既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迭出臣族帝跪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世之命是何言邪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詔曰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將軍假之以周顒為尚書左僕射王邁為右僕射帝遣王庾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庾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帝以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札守石頭帝親被甲狗師於郊外以甘卓為鎮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荆梁二川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及帥所統以躡敦敦後敦至石頭敦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目今已往日忘日去耳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眾攻石頭王導周顒郭逸庾淳等三道出戰傷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行出中庶子溫嶠執轡諫曰陛下國之儲副奈何以身輕天下抽

初斬綬乃止教擁兵不朝放士卒劫掠官若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素兵
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衣著朝服顧而言曰欲得我死當早言
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教曰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
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刁協劉隗既敗俱入官見帝於太極
東除帝執協隗手流涕鳴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
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老不謀驕素無恩紀
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執送首於教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
而卒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教教謂戴淵曰前日之踐有餘力乎淵曰
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教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
逆體誠者謂之忠教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
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族奔敗以此負公卒未大赦以
教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謀不受初兩
都覆沒四方皆勦進於帝教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雖制欲更議所立王導
不從反教先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教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
所嚮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導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已俱
屬答曰鈞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衆皆以為信然教

謀遂沮帝召周顒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
固副所望顒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叔等勸顒
避敦顒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後胡越邪敦參軍
呂僧嘗爲臺郎性姦諂戴淵爲尚書惡之特說敦曰周顒戴淵皆有高名
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作色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
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敦南北之望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
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人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
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顒及淵先是敦謂謝鯤曰吾當以周伯仁爲尚書
今戴若思爲僕射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
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若果能舉周周戴則羣情自然矣敦怒曰
君麤疎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奈何殘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東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
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累鼓不亦過乎敦乃釋之然爲領軍長史嶠
渾之族孫也顒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
祇有靈當速殺之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客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
并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彬素與顒善先往哭

顏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至刑戮且凡人遇汝汝何來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蹇愕亦非阿黨而敦後加之怪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敦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爲不執禍及門戶矣解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爲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爲之懼勸彬起謝彬曰脚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敦曰脚痛執若頭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乃見顏敦已之未赦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幽冥之中負此良友沈亮拔吳國殺內史張茂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爲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軍于豬口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果旬不前敦既倚建康乃遣臺使以爾想便旋卓軍卓聞顏戴淵元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爲今日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吾臨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經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史思後圖即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爲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